



| 风物写意

叶作花

■ 刘诚龙

这树不太像树，却有一个蛮好的名字，叫石楠，准确说是红叶石楠，红叶两字省不得，石楠与红叶石楠还不是一个品种。

红叶石楠这个名字很好听，我最先听成了红叶丝楠，南方人分不清平舌音与翘舌音。也不全怪舌头不转弯，有一种叫金丝楠木的树，太珍贵了，太有名了，石楠听成丝楠，不奇怪。差之一字，失之百万计。若是丝楠，价值更高。红叶石楠生于街头巷尾，生于农家院落，不值钱。

红叶石楠这名字从何来？苏轼有诗：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苏轼意思是，崖石上既生翠竹，也有石楠吧。乱石堆里，石楠可生，这倒道出了红叶石楠的品性，红叶石楠不择地，肥沃土固好，贫瘠地亦佳，貌似我等贫寒子弟，去得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城市，可以活下来，来到山寒水瘦草密林深的乡间，也可以“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我看到的红叶石楠，高至城里公园与贵胄华堂，低至农家小院与山野泽畔，都可看到其红颜绿影，或独立苍莽，或接天红碧。

出得了华堂，进得了农房，红叶石楠逗人爱者，是其叶作花吧。论写实红叶石楠，白居易其诗当为第一：

可怜颜色好阴凉，叶剪红绡花扑霜。

伞盖低垂金翡翠，熏笼乱搭绿衣裳。

春芽细柱千灯簇，夏蕊浓焚百和香。

见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杨柳占年芳。

没去考白居易此诗作于何时，从诗中意推想，要不作于浔阳江头，要不作于洛阳城东。浔阳江头夜送客，是见不到红叶石楠的，到了白昼，看到路旁草莽，石楠上红叶如千灯点焰火，白居易蔓生可怜之意，怜其好阴凉。

当然也可能是写在洛阳。洛阳是唐朝陪都，洛阳不是长安，接近长安，白居易不愿去长安，只愿意在洛阳，不卷入长安即时纷争，能及时了解长安政情，中老年白居易主动选择任洛阳分司官，这职位是闲官，无权，有闲，最喜的是工资不错，可以养家糊口。白居易本想去终南山，跟王维一样彻底隐居，却在洛阳，老来得子，俗世大喜，这份大喜，让白居易对俗世再次热爱起来，白居易看穿了生活真相之后，还继续热爱生活，也是英雄。当然，跟原先那样去热爱生活，白居易也不太愿意，他要跟“现在”一样热爱生活。这个“现在”生活，白公称之为“中隐”，中隐不知是何意，是朝廷中隐，还是上中下之中隐？白居易隐是隐起来了，到底心有不平，他见到小院里的红叶石楠，还是忍不住心头起恨：见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杨柳占年芳。玄都观里桃千树，轻薄桃花逐水流，轻薄是可以占年芳的。

叶剪红绡，春芽细柱千灯焰。也不是春芽，某次，那雪下得正紧，新来无事，闲去山头，梧桐叶落，茅草已枯，青青翠竹有些顶不住严寒了，渐显枯黄，猛然见一棵红叶石楠，伞盖低垂，搭绿衣裳，红叶石楠枝叶紧密，簇成冠形，团团绿绿。可爱的是，冠上一簇簇枝叶，叶片内敛，枝叶直上，红彤彤的，如百千盏灯，灯苗燃火。红叶石楠最具色彩美学，一团绿打底，千枝红燃天，又是片片白雪笼盖，绿擎红，红烧雪，雪淋红，雪越烧越白，雪越淋越红，构成了白绿红三色奇观。

那红，红得犹如点灯千盏。我以为是那是红花，走过去看，不是花，而是叶，那叶却比花更花。春来，百草千树，都发新芽，那新芽多是嫩绿，嫩绿也可爱，只是你嫩绿，我嫩绿，大家都嫩绿，就不见奇处了。红叶石楠，绽放新芽，那新芽是火苗一样红，红彤彤的红，红艳艳的红，红扑扑的红，红胜火，红胜花。

有时不免兴叹，造物主给天地造物，总要留遗憾。张爱玲有三恨，一根鲋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看到冬去春来，红叶石楠那么红，那么绿，我也恨她何以无花。宋代《本草图经》云：“石楠，株极有高大者，江湖间出，叶如枇杷叶，有小刺，凌冬不凋，春生白花，成簇，秋结细红实。关陇间出者，叶似莽草，青黄色，背有紫点，雨多则并生，长及二三寸，根横细紫色，无花实，叶至茂密，南北人多移以植庭宇间，阴翳可爱，不透日光。”我所见的，就是移植庭宇间的这般无花实之红叶石楠吧。

城里住过，乡里住过，城里乡里都见过红叶石楠，但我没见过其开花。她之花就是她之叶。袁枚有诗咏《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如米小，到底还是花，红叶石楠花都没有呢，她如何学牡丹开呢？红叶石楠无花，也开出花来，青春恰自来那会，她把新芽高高举，簇簇来，举满头顶，在头顶处，长出红如火的叶片来，那叶也就如花盛开。莫谓我无花，我把叶作花；红叶红红艳，园林也不差。

红叶石楠红叶甚多，不经剪裁，自成圆冠，圆冠之下，绿得浓浓密密，圆冠之上，红得星星点火，越是太阳照，红得越是鲜而艳，夺目而耀眼，许多红叶石楠排排团团簇拥一起，把天把地都烧得红彤彤的。有一种美叫规模美，成片成块的红叶石楠，万绿丛中跳跃着万千火苗，红出整块天地都是一层红晕，那景色壮丽惊人。

听说，红叶石楠也开花，开起花来有些臭。我没见她开过花，我心里只记着她没开花却更胜花的模样。若开花会臭，那且记住她不开花的时候。

蜈支洲岛上午后的阳光，是渐渐地、一寸一寸地减弱的。

那光，先在星麦芽洞穴的岩壁上留恋地抚了半晌，又穿过音乐现场(Live House)敞着的门扉，在啤酒杯沿凝成一小圈晃动的金光。

我就是在这里，对着那片被窗棂框定的海，整整发了一下午的呆。牛肉的厚实，甜点的绵软、果茶的清冽、烧烤的熏香，都像些无声的访客，来了又去，只在舌尖留下一串浅浅的、辨不清滋味的足印。待到日光终于肯卸去些锐气，变得温吞起来，我便起身，踱向那条长长的伸向海面的栈堤。

堤上果然热闹。钓鱼的人们，已然排开阵势，像一道奇异的风景，钉在栈桥的两侧。他们裹得严实，各色的防晒衣与遮阳帽，将他们塑成一尊尊沉默的雕像。从背后望去，那轮廓让我无端地想起装满稻谷的麻袋，鼓鼓囊囊的，又带着几分劳作后的闲适，不规则地散落着。

竿子静静地支着，丝线垂入碧蓝的水里，许久，也未见什么动静。他们守着，仿佛守着的不是鱼，而是一种定数，一种与海对坐的、消耗光阴的姿态。风是咸的，带着海藻被晒透了的气味。

我的目光从这排静默的“麻袋”上移开，落到堤坝外沿那些巨大的水泥块上。那些是被称作扭王字块、四脚空心块的防浪之物，粗粝、狰狞，以极不自然的、张牙舞爪的姿态相互勾连着，堆积成一道奇异的屏障。海浪来了，扑上去，不是被撞得粉身碎骨，发出空洞而巨大的鸣咽，就是被那些扭曲的孔洞吸进去，在深处搅成绝望的漩涡。人工的力与自然的力，在这里做着最笨拙也最直接的抗衡，看久了，竟生出一种蛮荒的悲壮感。

就在这蛮荒的背景前，一个身影闯了进来。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他的皮肤呈海风与烈日反复鞣制的酱褐色。他骑着一辆旧电瓶车，驮着一个硕大的塑料鱼筐，吱吱呀呀地碾过堤面的水泥地。到了近水处，他利落地停稳车，端起渔筐，一步一步走下堤坡。海水很快没过他的腰，他的

岁月山河

蜈支洲岛的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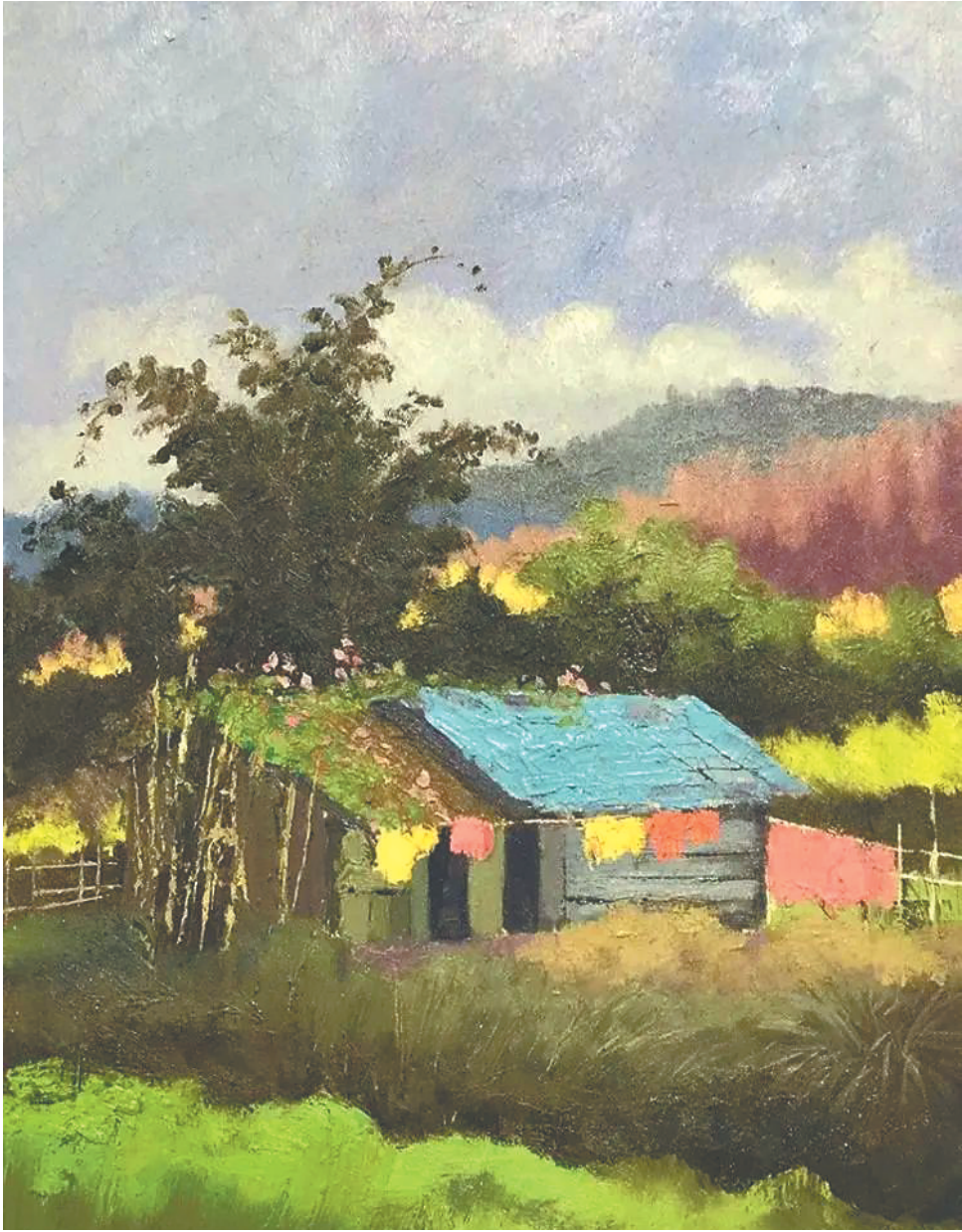
■ 阮琦峰

胸膛。他竟不停，索性游了起来，单手推着筐，另一只手从筐里扯出渔网，长长地、匀匀地撒将开去。那动作娴熟得像一种舞蹈，臂膀的每一次挥动，都带着海浪颠簸的节奏。白色的网在他身后的水面上延展成一道优美的弧，足有百米，像他为大海佩戴上的一条飘忽的绶带。

十来分钟后，他游到彼端，开始收网，那便是全然不同的景象了。手臂肌肉绷紧，青筋微凸，一圈，一圈，将海的力量与自己身体的力量角力着拉回。网渐渐显出轮廓，离了水，在夕照下闪动着银鳞的光。网眼上，密密地挂着些小鱼，小孩手掌般大小，红的像珊瑚碎片，白的像凝住的浪花，金黄的像跌落水底的点点夕阳。他将网拖上岸，俯身麻利地摘着。我坐在堤上看着，估摸那一网，总有三四斤的收获。他喘息着，头发上滴着水。

待他提着沉甸甸的渔筐上来，我问他：“大哥，这样一天能撒几网？”

他抹了把脸上的水珠，喘匀了气，憨厚地笑了笑：“三四次吧。不敢多，多了，人受不住，每次



《初秋的味道》(油画) 黄幻聪 作

人生况味

洗手作羹汤

■ 五味子

别是做糕点，只能鼓励自己“下次一定严格按比例来，就会成功了”。忙碌的时光里，在厨房里也能收获满足。

事情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做饭也是。我开始研究各种食谱，开始看一些做菜教学视频，一点点尝试新的菜式，希望菜肴不仅要健康，也能色香味俱全，让老人、孩子吃得开心。我学会了如何烹饪出孩子最爱的酸菜鱼、酸辣鸭，也掌握了烤鸡翅、烤鸡腿的小窍门，让孩子

收网，骨头都像散了架。”话音落在潮湿的空气里，很快被海风吹走了。

旁边不知何时坐了一位老者，头发花白，面容安详。他接话，一口天津腔调，像给这海腥味里添了一勺醇厚的酱香：“我啊，每年冬天都来。”他望着海，缓缓地说：“就在三亚住下。等快过年了，就在这边收上三四十斤好鱼，冻瓷实了，带回去。年夜饭桌上，有这海的味道，才算齐全。”

我一时默然。撒网的汉子已将渔筐捆上车，又吱吱呀呀地骑着电瓶车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堤坝尽头，大约是赶着将渔获送去哪家排档或市场。天津来的老人依旧安坐着，眯着眼，看那海鸥起落，他在存储一份跨越三千里的、关于海与年的慰藉。而我，一个漫无目的的旅人，方才随心所欲，踱步至此，看着自己的生计与归程。刚想着拍几张照片留念，才发现手机未带在身上。

劳作与闲逛，赚钱与旅行，养老与糊口，海风与阳光……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词，此刻在蜈支洲岛这窄窄的一道栈堤上，被无形的梭交织在一起。那窄，是时间，也是命运。撒网者搏的是此刻的生存，垂钓者守的是片刻的安宁，远游者寻的是记忆的暖色。

海是一样的海，它慷慨又吝啬，温柔又暴烈，映照着一张望向它的面孔，却从不承诺同样的答案。波浪在防浪块下呜咽，仿佛是这人间百态的底噪，沉闷而恒久。然而，就在这底噪之上，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丈量着与这片海的距离，在走着自己那条或沉重、或轻盈、或既沉重又不得不轻盈的路。

夕阳终于完全沉进了温柔里，将海天相相处染成一片无言的酡红。堤上的“麻袋”们开始松动，收拾起长长的钓竿；天津的老人也起身，拍了拍裤上的灰；远处，那骑电瓶车的汉子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水痕，很快也干了。海潮依旧，一遍遍，冲刷着那些沉默的、张牙舞爪的消波块。我忽然觉得，那并不仅仅是抵御海浪的工事，更像是一块块粗糙的、巨大的界碑，默默区隔又连接着，这海边的、热气腾腾的人间。



| 文艺随笔

夜航船

■ 王吴军

在一个幽暗的黑夜里，因为有急事，我必须要很短的时间内赶到一个地方去，因此，就不得不在南方一条宽阔而又黑沉沉的河流上乘坐了一只夜航的小船赶路。

当这只夜航的小船在沉沉夜色中行到河流转弯处时，我抬眼望去，发现前面阴暗的山下闪烁着一丝光明，仔细一看，原来那是亮着的灯光。

在黑沉沉的夜里，那点灯光闪烁出的光芒格外生动而温馨，看起来距离似乎非常近，仿佛就在面前。

“真是太好了！”我兴高采烈地说，“看来马上就要可以下船歇息了”。

船夫听了我的话，也抬眼望了望那点闪烁的灯光，然后又使劲划动着船桨，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那灯光离这里还很远呢！”

我有些怀疑船夫的话，因为那闪烁的灯光仿佛就在面前，就在前面那浓浓夜色中。但我后来又仔细看了看，发现船夫的话是对的，那灯光其实还很远。

在沉沉的黑夜里，灯光在和黑暗抗争，它迸发出的光芒让人充满信心和希望。

这只夜航的小船，在阴暗的河流中前行了很长时间。两岸黑黝黝的山峰和绝壁不断地迎面而来，贴近，离开，落在后面，最终消失在了无垠的远方。然而，那灯光闪烁的光芒总是在前面吸引着，热切地呼唤着，依然是那么近，也依然是那么远。

在那条宽阔而又黑沉沉的河流上，夜航的小船一直往前，我望着似远似近的灯光，感觉黑暗里也充满了勃勃生机。

我想，在黑夜的河流上不停前行的人，被那样的光芒吸引的人不止我一个，以前有过，现在有，以后还会有。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偶尔会遭遇充满幽暗的河流，唯有不断前行，才能到达光明的彼岸。

在家就能享受美味。我还学会做一鸡多吃、一鸭多吃以及诸多荤素的搭配，丰富又简单。尽管我对海鲜过敏，不吃海鲜，但我还是会为了孩子和老人的营养均衡，学做最简单的白灼虾、螃蟹炖汤给他们吃。

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后来的得心应手，我慢慢成为半个小时可以做出三道菜的“厨师”。在轻松的周末，我会带着孩子在餐厅一起动手做美食，比如一起做蛋挞，或是包饺子。在制作蛋挞时，我会耐心地教孩子如何打鸡蛋、搅拌蛋液，如何加糖和牛奶，如何调节空气炸锅的温度，让孩子们都参与制作过程。当蛋挞出炉，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手被烫着了，忍不住喊了起来。或许自己做的蛋挞特别好吃，女儿最多时可以吃六个蛋挞，儿子能吃两三个。我还会带他们一起制作小蛋糕，从轻柔地搅拌面粉，细心地融入鸡蛋与牛奶的香浓，直至将这份混合液缓缓倒入精致的专用纸杯中，推进空气炸锅，静静等待成品出炉。不仅如此，我还会和他们一起制作五色糯米饭、马蹄糕及黑白凉粉等传统小吃。女儿现在已经是我的小帮手了，她和我一起制作五色糯米饭，看着在植物染料中慢慢变色的糯米，她觉得特别神奇。周末时，我还会带他们亲手做一样小吃，时间不多，却很惬意，生活的美好需要慢慢积攒。

洗手作羹汤，既是爱的传递，也是幸福的共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收获了满满的幸福与满足。



| 烟火珠崖

海的私语

■ 徐永清

沿着海岸慢慢地走，风从海面上来，带着咸咸的、润润的气息，扑在脸上，并不冷，倒像是一块微微凉的丝绸，轻轻地拂着。堤岸边，红树林密密地长着，绿得发亮。它们的根扎在滩涂里，虬曲着，盘错着，像老人手臂上的青筋，又像是大地探出的无数只手掌，紧紧地攥住这片土地。有白鹭立在浅水处，单脚站着，一动不动，仿佛在打盹，又仿佛在思索着什么深奥的道理。偶尔，它们会突然展开翅膀，贴着水面飞过去，翅膀尖儿几乎要碰到水了，却又轻巧地一抬，便滑向了远处。

退潮后的滩涂上，招潮蟹举着那只不成比例的大钳子，忙忙碌碌地爬来爬去。它们像是在进行某种古老的仪式，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认真，那么专注。一个小男孩蹲在泥滩边，手里拿着小铲子，笨拙地挖着，试图找到螃蟹的洞穴。他的母亲站在旁边，不时提醒他小心些，别摔进泥里。男孩抬起头，脸上沾着泥点，眼睛亮晶晶的，喊道：“妈妈，你看，我挖到了！”他捧起一小团泥巴，里面有个小洞，一只米粒大的小蟹匆匆地爬出来，又钻进了另一处泥缝。母亲笑了，那笑容暖暖的，像是三月的阳光。

看着这一幕，我想起许多年前，自己也曾在那个海湾边上，这样专注地挖过螃蟹。那时候的海，似乎比现在更野一些，浪更大，风更烈，岸边也没有这样整齐的道路和栏杆。我们赤着脚在泥里踩，任凭泥浆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凉凉的，滑滑的。大人们在远处喊我们回去，我们装作听不见，非要等到夕阳把整个海面染成金红色，才依依不舍地回去。那时候，海对于我们，只是一个玩耍的地方，一个藏着无数秘密的巨大宝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什么是环保，只知道海是活的，是有脾气的，高兴时温柔得像母亲，不高兴时咆哮着，把浪花狠狠地摔在礁石上。

沿着湾岸新修的步道走下去，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处观景平台。平台的栏杆是木质的，漆成深棕色，摸上去很光滑。栏杆上刻着一些图案，是海浪的纹样，还有海鸥的样子。有个清洁工阿姨推着保洁车慢慢地走，看见地上有个烟头，便停下来，弯腰捡起，丢进车上的垃圾桶里。她的动作很自然，像是在自己家里收拾一样。不远处，几个志愿者穿着蓝色的马甲，手里拿着长夹子和垃圾袋，在滩涂上捡拾垃圾。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拖得长长的，和红树林的影子交叠在一起。

一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戴着草帽，身边放着一个收音机，正咿咿呀呀地放着琼剧。他眯着眼睛，望着海面，脚随着节拍轻轻地晃着。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和他攀谈起来。他说他在这儿住了三十多年，亲眼看着这片海湾从清到浊，又从浊到清。他指了指海面，“你看，那儿有鱼在跳。”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几道银光闪过，是鱼群跃出水面，又落下去，激起一圈圈涟漪。

老人说，他每天下午都来这儿坐坐，看看海，听听戏，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人这一辈子啊，”他慢悠悠地说，“就像这潮水，有涨有落。落的时候别灰心，涨的时候别得意。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也留不住。”说完，他笑了笑，露出几颗镶过的牙，很慈祥。

我继续往前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西边的天空先是变成了橘红色，接着又变成了玫瑰紫，最后慢慢沉入深蓝。华灯初上，海岸的灯光倒映在水里，晃晃悠悠的，像是无数条金色的蛇在水里游动。散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牵着手慢慢走的老夫妻，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有戴着耳机跑步的青年，还有遛狗的独居者。每个人都在这暮色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

海还是那个海，潮涨潮落，日复一日。变的只是看海的人和看海的心情。从前看海，看的是它的辽阔，它的神秘，它的不可捉摸。如今看海，看到的是它的脆弱，它的坚韧，它的宽容。它接纳了所有的污水和垃圾，却依然用潮水一遍遍地冲刷着海岸，像是不肯放弃的救赎。而我们，终于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敬畏，学会了在索取的同时，也懂得回馈。

站在海口湾的堤岸上，我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写的话：“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其实，不一定要去丛林，去海边走走也好。在这片被修复的海湾边，看着红树林重新茂密起来，看着白鹭重新飞回来，看着人们重新亲近海水，你会觉得，希望这种东西，原来是会生长的，像红树林的幼苗一样，只要给一点空间，一点耐心，它就会顽强地扎下根去，然后慢慢地，慢慢地，长成一片绿色的森林。

夜色完全笼罩下来，远处的世纪大桥亮起了灯，像一条金色的巨龙横卧在海面上。风大了一些，吹得红树林沙沙作响，像是海在低语，又像是大地在呼吸。我转身往回走，心里忽然觉得很安静，很踏实。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